

时光里的养蜂人

陈亮 王瑞

认识他好多年。他是我们熟悉的养蜂人。他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话题里，在我们给别人讲述的故事里。我们每一次讲述，都将养蜂故事的一点一滴回味了一遍；每次我们想起他，脸上就会不由自主泛起微笑。每每看到他飞来飞去的蜜蜂环绕着的画面，就感觉我们整个人都醉了。

——题跋

谷雨前后，蜜蜂开始分群。这时各样的春花开过，新叶才长成，早晚带着春天的寒气，不过只要太阳一出来，新叶给晒得散发出清香，这时蜜蜂就在蜂箱里抖着翅膀，三步外都能听见那种“嗡嗡”的叫声。养蜂人知道这是要分群了，时间只是那两三天。这时节，地里的农事也放不下，玉米两三寸高，正是薅头道草的好时候，养蜂人就让孩子放个板凳坐在一边看着：“如果蜂箱门口趴满了蜜蜂，蜂箱前又有许多蜜蜂绕着蜂箱飞来飞去，就喊一声。”那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

养蜂人上地，一路草还没薅透，儿子叫了，他急忙丢下锄头往回跑。朝阳正落在蜂箱上，蜜蜂有节奏地进出，腿上带着两包鼓鼓的花粉，儿子指着飞进飞出的蜂说：“爸，快分了，你看飞得多欢。”养蜂人摸摸孩子的头，说：“你看到蜜蜂腿上不带花包的时候，再叫我。”孩子又懵懂地点头。

这一天，蜜蜂没分群。隔天，也没有。第三天，养蜂人刚上地，孩子叫起来，他抬头先望了望，蜜蜂飞得躁，看来是分群了，他急忙跑回去。他拿起准备好的蜂兜，兜里抹了蜂蜡，把蜂兜挂在蜂箱旁，但出出进进的蜜蜂只是绕着蜂箱飞，完全没有要进蜂兜的意思。看来，这是一窝已经相好新家的蜜蜂。养蜂人让孩子去灶下铲一簸箕灰来，养蜂人紧张地盯着蜂箱，等着蜂王出来。提前相好蜂巢的蜂群不容易收置，出箱后会直奔新家，这时候就需要用草木灰将蜂群“打”下来。蜜蜂翅膀上沾了灰，飞不动，就只能先在近处歇下，养蜂人就可以慢慢处置。

蜂王出来的时候，蜂群的叫声会陡然拔高，新群的子民围着蜂王向澄澈的天际下飞去，养蜂人端起簸箕把草木灰撒向蜂群，边撒边喊：“蜂儿定住……蜂儿定住……”像是念诵咒语。他的儿子也有样学样，把草木灰高高抛撒起来，也跟着喊“蜂儿定住……”蜂群的势头慢下来，但是却不停止，渐渐飞远了。养蜂人跟在后面跑着，一把一把撒灰，不停地喊“蜂儿定住”。草木灰撒完了，就随手从地下抓起细土抛撒。他逢沟跳沟，逢坎跃坎，奔跑在四月的春光里。

终于，蜂群飞不动了，在一架荆条花根部停下来，养蜂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喘气看蜂群慢慢歇定，他小儿子在他身后提着蜂兜

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他提着蜂兜钻进荆棘丛里，细刺勾破了他的衣服，扎进他的手臂里，他快捷地把蜂兜盖在蜂群上方。蜂群“嗡”地抖动一下，一些工蜂沿着蜂兜爬到他的手上，他小心翼翼地喘着气，嘴里喃喃自语念着“蜂儿上兜……蜂儿上兜”，像咒语，像自我安慰，又像是祈求。蜜蜂不住地往蜂兜里爬，他笑了，如释重负。

5月，他忙活地里的农事，管不到蜜蜂，蜜蜂会自己照顾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趁着夜幕，把蜂箱前面地上的杂草铲除掉。怎么能让杂草长高呢？那会影响蜜蜂的进出。6月，天气热了，蛤蟆越来越活跃，蜂群也很活跃，蜂箱旁一有动静，巡视的蜜蜂就飞出来，这一下可上了蛤蟆的当了，蛤蟆舌头一伸就用它那黏糊糊的舌头粘走了蜜蜂。蛤蟆很聪明，有些老蛤蟆一整夜都会趴在蜂箱旁，用后腿挠痒，惊得蜂王不断地派兵巡视，蛤蟆不用那窝就能填饱肚皮。

养蜂人打着手电在蜂场里巡视，看见蛤蟆，就提着它的腿，把它丢进水潭里。蛤蟆被抓住的时候鼓着肚子，气鼓鼓的，像是在谴责养蜂人干扰了它的自助餐席，可是蛤蟆吃饱了，养蜂人就要受损失了。蛤蟆，去地里吧，捉害虫去。

7月割艾蒿，把艾蒿晾晒在柴架上，艾蒿越晒味道越香，这香是对人类而言，蜜蜂就不喜欢这样的味道。8月，趁着一个月月亮的晚上，养蜂人带上晒干的艾蒿，一家人都上阵，要取蜜糖了。养蜂人和妻子把蜂箱抬到空地上，沉甸甸的，有分量，这箱蜂了不起！养蜂人又想起四月里自己追打这窝蜂的事情，心里隐隐地疼了一下。

蜂群受惊，嗡嗡叫着，许多工蜂沿着缝隙

爬出来，气势昂昂地想蜇人。养蜂人抬起蜂箱的盖子，把艾蒿点燃，把烟雾朝着蜂群扇——哈，不一会儿，蜂群就挤在一个角落里晕头转向啦。铲蜂蜡，一块两块三块……不能全铲尽，要留下两片让蜜蜂过冬，人哪能这么贪婪无情？孩子也跑过来看，从铲下的蜂蜡上掰下一块塞进嘴里。金黄色的蜜糖在嘴里化开，好甜啊！孩子叫起来。取完蜜糖，养蜂人用和好的牛粪混着泥巴将蜂箱的缝隙补上，补得严严实实，这样人秋后蜂群夜里不冷。把蜂箱抬回原处，养蜂人一家悄悄地离去。好好歇息吧蜜蜂，从明天起，打下的所有花，酿造的所有蜜都是你们的，明年八月再取。

9月，蜂群辛勤地填补着被取走的蜜糖的空缺；10月，蜂群已经不那么活跃了，只有太阳出来后才派出采花的工蜂。11月，蜂箱变得沉静下来，人们很少能看到蜜蜂在天空飞舞。12月，下雪了，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养蜂人担心他的蜜蜂，晚上把被子 and 衣服盖在蜂箱上，又买来白糖熬了给蜂群放在蜂箱里：吃去吧、吃去吧，这是对你们一年辛苦劳作的报答。

养蜂人看着簌簌飘飞的雪，想着明年该让孩子去试着收置分群的蜜蜂了。小家伙又长大了一岁，这一年长高了好多……这时只见他踢开掖得齐整的被子，把腿晾在了外面。养蜂人把孩子的腿塞进被子里，又掖紧被角。他觉得屋里有些冷，把炉火捅了捅，又新添进木柴。儿子又把被子踢开了，养蜂人哭笑不得，再次给儿子盖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来有一天，养蜂人觉得自己老了，他告诉我们说，明年，该让儿子学着养蜂了。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清风明月伴我行 程贤钧绘画作品

父亲的散文诗

庞瑞波

立秋那天，我和家人回到了几年没有回去的故乡。连绵的细雨让远远近近的山峦都笼罩在云雾中，高高低低的榆树槐树杨树梧桐树把小小的村庄装扮成了爱丽丝的仙境，菜园外的篱笆上开满了淡紫与粉红的牵牛花，树林深处布谷鸟的叫声却愈发清晰。从村外的水庫住家走，迎面碰上骑着电动车的父亲，看见孙女的他一脸惊喜，花白的头发也抖擞了起来。父亲终究还是老了，一转眼，他已经六十岁。

多年以前，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高考成绩下来，他离大学只有几分之差。回到村里后，他又陆续丧失了去小学当民办老师、在村委当会计的种种机会，于是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每次去赶集，他一定会去书摊转一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读完一本书。那时电视还没怎么普及，我们姐弟三个从父亲口中听到许许多多新奇的故事，知道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十年，但是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似乎和外界还是有隔阂的，乡下的男人也没有出去打工赚钱的意识，我在父亲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完整而快乐的童年。记得父亲和我在捞虾的时候遇到过一条红色的水蛇，在山上牧牛的时候看到过黄色的大蜘蛛，在秋天的雨后抓到了无数只遍体黝黑的水牛……还有，在村外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整块砂石上雕刻出来的石屋与马槽，煤油灯的痕迹还深深地印在石头墙壁上，在墙壁上挂着的用水草串起来的小白鱼……转眼之间，那些日子就像父亲给我的那一把高粱秆做成的箭，射出去以后再也看不见踪影。

岁月翩跹，我上了小学，父亲开始为生计奔波和改变，毕竟家里有三个上学的孩子，能跑也能吃。烟和酒是乡下男人的常用品，父亲年轻时抽烟，我现在还能想起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让我去商店买烟的情景，烟是荷花牌的。再后来，他似乎就不买整盒的烟，而是抽起了旱烟，我用过的作业本被他撕成了一条一条的卷烟纸。再后来他把旱烟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不抽烟的话能省下来不少钱。我小时候，每到过年他常常会带一帮朋友在家里喝酒，“五魁首”“六六六”的酒令震得屋子嗡嗡响；再后来，他那帮朋友也无影无踪了，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和那帮朋友在家里喝酒，两个人就着一把花生喝完了一瓶酒，但是再也听不见那耳欲聋的行酒令了……

外出做防水工程已经成了我们那一带成年男人的营生，但是那时候工程少，工钱结算也是个问题，为了有稳定的收入，他选择在石子厂上班，这一干就是十年。买不起摩托车又不好意思经常搭别人的车，于是他每天早早起床，先帮着蒸馒头补贴家用的母亲把馒头收拾好，然后再啃着一个馒头步行去上班。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月亮往往已经升得很高很高了。

那时候搬运一吨石头粉好像是一块钱，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他一吨又一吨的石头中搬出来的。我和二姐上学这么多年，他不曾因此负债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有一次回家，我从他随身背着的袋子里翻出一个干瘪的洋葱头和两块硬的馒头，大姐说那就是他的午饭……二姐毕业以后，家里相对宽松了点，他开始重新干防水工程，不再那么没日没夜了。几年来，他的体重似乎又开始增加了。我之前一次在国庆假期回家，一大家子人去饭店吃饭，他下班很晚，进饭店的时候带着一脸尘土。大姐夫陪他喝了一瓶汾酒，结账的时候他说啥也要掏钱。那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在饭店吃饭。

对于我的成长，他始终是包容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唯一的分歧在上大学上。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我刚好到一本线，比平常的成绩低了很多。他执意要我复读一年，而我的想法是上了大学还能考研。那几天，我们父子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直到我的通知书下来，他才去县城给我买了行李车，抱怨我的大学通知书没有别人的好看。

后来，他仍然和原来一样四处打工，有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咱们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吃公家饭的，没必要再那样拼命，他一笑了之。每个傍晚，从工地回家的父亲总是自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刷手机，虽然离他不远的地方会有人聚在一起聊天，但是几乎奔波了一生的他最终还是习惯了独来独往。

我们离开的那天，父亲和往常一样还是五点半起床早早地去了工地，知道我们上午要走，他只是问了一下母亲为什么我们不吃了午饭再走，别无他言。行驶在返程的高速路上，多日来的雨水让高速公路再次雾蒙蒙了起来，似乎在替父亲挽留着我们。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世间的人终究是见一次少一次，直到再也不能相见。

我猛然想起一首歌《父亲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旧报纸，那上面的故事，就是一辈子。”二姐说过，父亲很少和别人提起我，我可能就是他用一生写给他自己读的散文诗。

(作者单位：山西省平遥县人民检察院)

衣柜上的《爱莲说》

唐杰

初一下学期学习《爱莲说》这篇文言文时，已不是我与它的初见。至今每每诵读至“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思绪总会拉扯到更早之前一个秋日的黄昏。

那天是学校的卫生日，同学们有的正费力将汲满水的拖把从洗手池里拉下来，有的踩在“嘎吱”作响的凳子上奋力将毛巾甩上最高处的窗玻璃，有的一手扫帚一手簸箕在与角落的灰尘搏斗……而此时，有一人一丝不苟绑着马尾、系着红领巾、左手本子右手圆珠笔的女孩在人群中矗立着。她眼神每掠过一处，那一处的同学仿佛收到信号般地干得更加卖力，她的身旁还有两个和年龄不多的同学，只不过左臂上的红比她整整少了一道。

活动接近尾声，每班留下卫生委员接受检查，女孩和两个同学分开行动。当她走进五班教室时，粉笔槽里的杂物无章一下走进了她的眼睛。正准备上前提醒时，这班的卫生委员立马迎了上来：“中队长，这个是校门口那家小卖部的记号卡，能抽十次游戏卡，且至少

一张是限量的，你拿着吧！”女孩头一次遇到这种场景，不知如何是好时，卫生委员又说话了：“粉笔槽我立刻就弄干净，求求你，不要扣我们的卫生分。”女孩攥紧了记号卡，草草说了句：“那你快弄吧，我十五分钟后再来。”女孩回到教室，将记号卡塞进了书包里。

放学回到家，奶奶端出刚切好的苹果，女孩又起一块要往嘴里送时，突然记起来：“开学考的语文卷子发了，要你们签名呢。”于是准备站起来去拿。爷爷从卧室里走出来说：“我拿吧，你吃苹果。”

爷爷在书包里找卷子时，无意摸到了那张被擦得有些褶皱的记号卡。爷爷知道这是用来换游戏卡的，但平时给女孩的零花钱明显不足买这种东西，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又很快恢复了平静，拿着卷子 and 记号卡回到客厅。

“哎哟，96分哟，我乖孙女又进步了！”奶奶捧着卷子笑得合不拢嘴，爷爷却神情严肃。“这个卡……是你买的？”爷爷摊开那张卡时，

女孩的心跳急剧加速：“嗯……嗯。”“我再问一次，是你买的吗？”爷爷把卡伸到女孩眼前。“别……别人给的。”“谁给的？”“同……同学。”“为什么要给你？”爷爷的话就像探照灯猛地射出一道强光，让女孩笨拙的遮掩无处可藏，只能犹犹豫豫地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爷爷没有暴跳如雷，却深深叹了口气，让女孩把写作业的桌子和椅子搬到他的房间，正对着衣柜。衣柜顶往下垂着一幅《爱莲说》的书法：“抄，拿着纸笔抄，抄到我说停为止。”女孩知道这篇课文，爷爷就为她读过，讲的是做人要像莲花一样，即便是从淤泥里长出来，也要不沾染污秽，保持正直、高洁的品格。女孩眼睛里噙着委屈的泪，一笔一画抄写着这些她似懂非懂的词句。

窗外的黄昏很快退去，黑夜蔓延上来。“爷爷还书去了，你快吃两口。”奶奶将推了满满菜和肉的碗递给女孩，女孩松弛下来，边扒饭边止不住地流泪。“我的傻孙女呀，你爷爷是气急了才罚你，平时哪里舍得？他疼你还来不及呢。”奶奶一边用纸巾为女孩擦去眼泪一边说，“他呀，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歪门邪道。过去他在矿办做采购，就那么个小小芝麻官，都有人看准你爷爷爱书法、爱这个《爱莲说》，搞来个名家的字打算送给你爷爷，爷爷是毫不客气把人请出了门，自己写自己挂。你爸爸伯伯

吧吧嗒吧嗒地把那一锅旱烟抽完了。

“喝水吧！”王翠牛又从火笼坑端起一个大瓷茶缸子递给我。我接过了茶缸，轻轻吹掉了外面的一层灰，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茶缸子已经在火里被茶水熬得黑黢黢的了，缸子的内壁上全是一层厚厚的茶釉子。我一边吹着缸子里冒出的热气，一边小口小口地品着杯中的浓茶。王翠牛默默地看着我，猛地将手中的火钳使劲戳在火笼坑里，抬起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跟我们农村人合得来，那我就给你说一句实话，你们要查的那一棵大枫香树，还有跟前其他的几棵树，都是我一个堂哥偷着砍的，那个龟儿子就不听干部的招呼，也

显而易见，但是何人所为却不得而知。

走访中有知情群众说，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有一个人几乎每天都会附近的山上放牛，也许会知道一些情况。经进一步摸排后得知，这个放牛村的村民姓王，就住在案发现场对面的半山腰上，因性格孤僻、倔强，不大愿意与外人过多接触，他被村里人封一外号：王翠牛。

顺着一条羊肠小道一直往上走，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攀爬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王翠牛的家。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王翠牛一边招呼我们到家里坐，一边不紧不慢地说，年轻人莫着急，活儿哪有干得完的，先歇口气再说吧。

山区农户家的伙房，其实不只是用来做饭的，平时一家人吃饭、休息、烤火、煮调料都在这里，即便家里来了客人，一般也都先在这里落座。跟在王翠牛的身后，我们一步踏进了屋里，刚刚被点燃的柴火冒着很大的烟子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顺着柴火燃烧的光亮，我们来到了光线昏暗的火笼前。弯着腰低着头仔细一看，四条长板凳上是铜钱厚的一层灰尘，感觉真的没法落座。我正准备找个抹布把灰尘擦一下，忽然想起了母亲的叮嘱，便一屁股坐了下去。

招呼我们几个坐下后，王翠牛好像也没有过多的话说，先是板着脸把家里人支了出去，然后起身从墙上挂着的烟叶子上掐了一段，在手掌心上搓了几下，然后摊在大腿上卷成了一支旱烟，掏出烟锅子独自点上。他一口一口抽着烟，一下一下吐着烟子，一声不吭，一言不发，屋子里的气氛多少有点沉闷。过了一会，只见王翠牛吧嗒吧嗒嗝了几口烟，然后磕掉烟锅子里面残余的烟灰，用长满老茧的手掌心把烟嘴擦了几下，把烟锅递到我面前：“年轻人，我买不起纸烟，也就没烟给你找了，我抽的是叶子烟，你要不嫌弃来一锅子咋样啊？”“看你说的哪里话哟，只要是烟都一样，不信你给我装一锅试试看。”接过王翠牛递给我的旱烟锅子，我装模作样地抽了起来，尽管是第一次抽叶子烟，浓烈的旱烟确实有些呛人，但我还是一边和他东一句西一句地拉着家常，一



不眠夜

高卫波摄影作品(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